

文化故事



刘玉涵

行路 读书



4 花板

“大花轿，发什么呆呢？”那值堂又叫我，他们演了好一通可算休息了。

我看看他，看看我们之间的玻璃罩，再看看原本跟在我身后的嫁妆们现在正展示在我周围，心想短短百年，变化可真大。

“想起了从前的事情。”我想着虞家大小姐初见我的样子，又想起来往的观众们。“原来人人见我都想坐着我出嫁，现在人们不熟悉花轿，有的欣赏，有的惊叹，还有的人会担心我憋闷。”

“不憋闷么，都没个门帘子。”

“你个值堂要补功课了，我们高等花轿才不用门帘，花板更珍贵。租不起全花板花轿的人家，才会去租带帘子的。而且，我才不憋闷！我的花板是透气的，也透光，新娘子还能瞧见外面呢。”

这么一说值堂想了起来：“对了，您是难得的全榫卯结构的八抬大轿，送亲时候还要专门配两名拆轿师傅拆装轿门，以便新娘子出入的！”说罢冲我作了个揖。

5 搬家

浙博武林馆闭展之后，少了往日的人来人往，日子的计算也变得模糊。

这种感觉在每次搬家的时候都尤为明显。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70多年前，我从上海被运回老家宁波。

我被拆开，分装在十三个有固定木槽的箱子里，离开了上海。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，也看不到外面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是不是要去很远的地方送亲。当时心里还在想，新娘子坐在轿椅上出嫁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，又期待又忐忑。

我先是在朱老板的老家落了地，不知过了多久又再次动身，最终来到了杭州。后来我知道，是朱老板的家人通过宁波当地的文管会把我捐给了国家，我不再归私人而是归公众所有，每个人都可以来看看我。

在西子湖边，浙江省博物馆里一处名为“文澜阁”的地方，朱家人再次把我组装了起来。从此，

国宝「万工轿」传奇

四十年来，只有她会拆装



我结束了送嫁的职业生涯，进了博物馆的“编制”。

在那之后，我见过很多人，有来做非遗工艺研究的，有做婚俗民俗研究的，也有只为一睹本万工轿风姿的。我慢慢明白，自己的价值不只在送嫁，那些送嫁的日子成为了一种被称为“历史”的东西，而我是一个重要的记录者和讲述者。作为浙博“镇馆之宝”中最年轻的一辈，我感到很骄傲。

从西湖边的孤山馆区，搬到运河边的武林馆区，这一次，我又要搬去钱塘江边的之江馆区，每一次搬家我都会见证一次博物馆的升级，不由得开始期待我的新家。

6 小玲

过了一段时日，小玲来到展厅，她戴上了手套，看来是要把我拆开来，为启程做准备了。

小玲就是范珮玲，现在是浙博工艺部的主任，我那些仪仗队朋友就是根据她的《十里红妆——浙东地区民间嫁妆器物研究》书里记载捏成的，我们搬到武林馆区后，和我一起住在“十里红妆——宁绍婚俗中的红妆家具”展厅里。

小玲爱穿旗袍，但是气质和我当年在上海滩见过的姑娘们不一样。以前，许多姑娘都是要等着花轿送嫁，她却是要给花轿拆装，做起了“拆轿师傅”。

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没比我送过嫁的新娘子大多少。那是1985年，她刚刚大学毕业，是杭州大学（今浙江大学）博物馆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。作为新人要负责看管展厅，她主动要求看管我所在的展厅。

相识之后，她总是在展厅里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我原来以为她只是欣赏木雕人物、玻璃绘画，后来才知道，她同时还在研究我的结构，想着怎么拆掉我，并且思考民俗学更深厚的内容。

小玲和我是老乡，也是宁波人，她的外婆就是十里红妆嫁来的，所以她对宁绍婚俗有着自然的亲近感。1986年，她为了调查我们花轿的前世今生，在宁波走访了一个多月，听老一辈讲述当年婚嫁的故事。没多久，她就接连策划了浙江婚俗展览、民俗展览，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讲我们红妆家具的故事。

别看我现在很信任她，她第一次要拆我的时候，我吓坏了，毕竟我年纪不小了，哪里裂一下、劈一下可不得了。那是90年代初，浙博孤山馆区扩建，我这样级别的文物需要收纳起来。已经很久没有被拆装过，我心想，本花轿风光一世可别散在这小姑娘手上了，可她却气定神闲得很，理由竟然只是，没有退路。博物馆里，只有她对我最熟悉，这项工作当仁不让。

不过我很快就知道我可以放心，小玲比我想象得还仔细，小心翼翼地挪动我身上的零部件，把沉重的花板一块块移开。凭着这几年的朝夕相处，她把我完好无损地拆开放好，没有师傅教，全凭自己的观察摸索。直到今天，拆装过三四次，她都没用一张图纸来记录确切的步骤，而是全凭记忆，并且每次都能保证，也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

算起来，她比朱老板陪我的时间还要久，已经快四十年了。到今天，她是唯一会对我进行拆装的人。她退休以后我怎么办呢？她相信，只要有有心人，一定肯用心观察研究，有这份心最重要。

7 重逢

这一次把我拆开，小玲没有很快把我装进我的专属“包厢”里，而是铺开在了展厅的地面上。我没确切数过自己有多少零件，只是一不小心就把四五百平米的展厅空间占满了。

她还带来了一群年轻人，以及许多我没见过的设备，说是要做“3D扫描”。这些年轻人给我的每一个零件都拍了照，扫描存档，每个细节都不放过。原来，除了留作资料研究之外，未来还要用在展览互动上。

在之江馆区的新展厅里，观众们也可以在电子互动屏上尝试拼出一个我，当然，难度会比实际操作小很多啦。

经过养护、包装等一系列工作之后，我才正式动身出发。虽然准备得最早，但是我体量大、零件多，要做得准备工作尤其复杂，只一块轿顶的牌楼就包装了一整天，所以直到7月27日，我才见到新家的样子，不比其他兄弟文物早多少。

在多名工作人员的配合开箱下，小玲再一次把我组装起来，仍然四十年来如一日地沉稳、精准，并且在多人配合下刷新了最快安装纪录，只用了一天时间。

展厅的灯光很亮堂，我所在的展柜也比从前宽敞许多，可以让大家更仔细地观察木雕人物、辨认故事戏曲、感受朱金木雕等传统工艺的魅力和一生相托的婚俗文化。

入住新居，我现在安心等待嫁妆老朋友们陆续到来，也期待着和大家重逢相见。